

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

——献给我的妹妹马丽安

圣日尔曼大街上的小艳遇

又要写圣日尔曼 - 德 - 普雷^① 吗?!.....我就知道你们会这样对我说：“老天爷啊，这也太落俗套了吧，萨冈^② 老早就写过了，而且写得那么妙趣横生！”

这个嘛，你们不说我也知道。

可是你们要我怎么样嘛？.....如果是在克利希大街上，我不能肯定这一切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，事情就是这样。这就是生活。

你们还是聚精会神听我细细道来，因为我的小手指告诉我，我的这个故事会让你们的心里乐开花的。

你们特别爱看那种短小的作品，当有人向你们描述那种令人神往的夜晚，那些男人要你们相信他们是单身汉，而且显得有些郁郁寡欢的时候，那会把你们的心挠得痒痒的。

我知道你们喜欢这样的故事。这很正常，你们总不能坐在利普啤酒屋或双偶咖啡屋里读禾林小说吧。很显然，你们不能

① 圣日尔曼 - 德 - 普雷是建于 11 ~ 12 世纪的教堂，它曾辉煌一时，是巴黎最重要的教堂之一。教堂广场前面的十字路口是拉丁区人们聚会的重要场所，也是一个高雅所在。温文尔雅、衣着考究的知识分子喜欢造访花神咖啡屋和双偶咖啡屋，正对面则是利普啤酒屋，据说只有鼎鼎有名的作家才有被安排在临窗位置的殊荣，旁边还开着几家精品时装店。

② 萨冈，法国著名女作家，代表作有《你好，忧愁》等。——译注（以下脚注均为译者所加。）

这样。

言归正传。那天早上，在圣日尔曼大街上，我与一名男子不期而遇。

当时我正往上走，他则往下走。我们都在双路牌号的那一边，最高雅的那一边。

我看见他远远地走来。我不知道，也许是他那漫不经心的步态，也许是在他前面随意摆动的外衣的下摆……反正，在离他还有二十米远的地方时，我就已经知道我不会错过他。

的确没有错过，当他走到我旁边时，我发现他正盯着我看呢。我射了一个淘气的微笑给他，就像丘比特的箭一样，但我非常谨慎。

他也冲我微微一笑。

我继续往前走，脸上依然挂着微笑。我想起波德莱尔的那首诗——《致一位过路的女子》（刚才已经提到了萨冈，你们明白我爱旁征博引了吧！！！）我放慢了脚步，因为我在想那首诗……“颀长，纤细，穿着丧衣……”后面是什么我记不起来了……后面……“一位女子走过，那只戴着奢华饰物的手，提起并摆动花边裙摆……”最后是……“噢，我也许已经爱上你，你早已知悉。”

每一次想到这首诗，我都有一种受打击的感觉。

而在这个时候，我对天发誓我说的是实话，我感觉到我那神圣的塞巴斯蒂安^①的目光一直落在我的后背上（又一个与箭有关的典故，该一如既往地引经据典，不是吗？）我的肩部有一股暖流，可我宁死也不会回头，因为那会把波德莱尔的诗给糟蹋了。

^①塞巴斯蒂安，三世纪时的罗马殉道者，被乱箭射死。

我在人行道边停了下来，准备等车流过去后，再穿越圣父街。

有一点应该明确，一个自重的巴黎女人在圣日尔曼大街上遇到红灯时，是绝对不会去闯红灯的。一个自重的巴黎女人要小心潮水般的车流，往前冲时明白自己是在冒险。

为保罗·卡（Paule Ka）时装店的橱窗而死，死而无憾。

我正准备往前冲时，一个声音把我喊住了。我不会为了取悦你们夸口说这是一个“充满激情的雄浑的声音”，因为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。仅仅是一个声音。

“抱歉……”

我转过身。呵呵，你们猜猜是谁在那里？……是我刚才碰到的那个漂亮的猎物。

我可以马上告诉你们，从这一刻起，波德莱尔完蛋了。

“我刚才在想，您会不会答应今晚和我一起用餐……”

我心里想的是“这多浪漫呀……”，但我嘴上却说：

“这也稍微快了一些，不是吗？”

他立即对我的话做出回应，我发誓这是真的。

“我同意您的说法，这是快了点。但是，看着您远去的背影，我心里犯嘀咕，这太蠢了，我在大街上碰到一个女人，我朝她笑，她也朝我笑，我们擦肩而过，眼看着就要失去对方，这太蠢了，不只是蠢，真的，甚至很荒唐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您是怎么想的，我这么说，您是不是觉得很可笑？”

“不，不，一点也不。”

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，我……

“真的吗？……您认为这个主意怎么样？今晚，在这里，刚才那个地方，九点钟，就定在刚才那个地方，好不好？”

不要头脑发热，我的大小姐，假如你必须同所有你朝他笑过的男子吃晚饭，那你有多少难题要解决啊！……

“给我一个答应您的邀请的理由。”

“一个理由……我的天啊……这多难啊……”

我看着他，心里直乐。

然后，他突然拉住我的手，对我说：

“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理由……”

他把我的手放在他那没有刮过胡子的脸颊上。

“这就是理由。答应我的邀请吧，这样我就有机会刮胡子……说真的，我刮过胡子后会好看得多。”

然后，他把我的手放下。

“好吧。”我说道。

“那就不见不散！现在我们一起过街吧，请您答应我，我不想现在就失去您。”

这一次是我目送他朝另一个方向走去，他一定像一个谈妥了一件事情的男孩一样兴奋地搓着双颊。

我敢肯定，他对自己满意得不得了。他有理由这样。

到了傍晚时分，我有些紧张，我必须承认这一点。

自己惹火烧身。自己酿的苦酒还是自己喝吧。

有些紧张，就像第一次谈恋爱的女孩，电吹风都开不了。

有些紧张，就像站在爱情的门槛上一样。

我继续工作，接听电话，收发传真，完成一部画集的设计方案（等一等，显而易见……一个在圣日尔曼 - 德 - 普雷那一带收发传真的活泼可爱的女孩一定是在出版社工作，显而易见……）

我的手指头都僵硬了，别人跟我说什么我都叫他再说一

遍。

深呼吸，我的小乖乖，深呼吸……

黄昏时分，喧嚷的街道渐渐平息下来，汽车都亮起了小光灯。

咖啡店的服务生开始把桌子往回搬，有一些人在教堂前的广场上等人，还有一些人在美视电影院前排队等着看伍迪·艾伦的新片。

按理说，我不能先到。不能。我甚至应该晚一点到才对。让人家对我有一些期待会更好一些。

于是我先去喝一杯提神饮料，让僵硬的手指活活血。

不去双偶咖啡屋，到了晚上，那里就俗不可耐，只有一些体态臃肿的美国女人在那里守候西蒙娜·德·波娃的灵魂。我去了圣贝诺瓦街，那里有家西吉托咖啡店非常合适。

我推开咖啡店的门，扑面而来的是啤酒和香烟混在一起的味道，还有电动弹子的叮当声。正襟危坐的老板娘把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的，穿着可以看得见里面的大框架乳罩的尼龙衬衣。背景音是晚上在万森森林的赛马实况转播，几个穿着肮脏工装裤为了排遣寂寞或者躲避老婆的泥瓦工，还有一些手指头被熏黄的老顾客，他们是附近的老住户，交的是 1948 年法律规定的房租，让所有的人都心烦。来得可真是时候啊。

坐在吧台边的人时不时地回过头，像中学生一样噗嗤噗嗤地笑着。我的双腿伸在过道上，特别地长。过道十分狭窄，我的裙子非常短。我看见他们拱起的背部一阵一阵地抖动。

按 1948 年的法律，房东不得随意涨房租。

我点了一支烟，把烟雾吐得很远。我茫然地望着前面。我现在知道是那匹名叫“美丽时光”的马在最右边的跑道上赢得了比赛，赔率是十比一。

我想起来了，我的包里有《我与肯尼迪》那本书，我问自己是不是不呆在那里会更好一些。

来一小碟咸扁豆和半壶玫瑰红葡萄酒……那样我会感觉好多了……

可我冷静了下来。你们在那里，在我的身后，渴望和我做爱（多多少少有一点吧，或者不完全是这样？）我不会抛下你们，让你们和西吉托的老板娘在一起的。那会令人难以接受。

我从咖啡店走出来时，脸颊绯红，两腿冷得像被鞭子抽一样。

他在那里，在圣父街的拐角处，他在那里等我。他看见我，朝我走过来。

“我刚才很害怕。我以为您不会来了。我对着一面玻璃橱窗看了看，觉得自己刮得光溜溜的脸颊很好看，我真担心您不来了。”

“我很抱歉。我在等着看万森赛马的结果，时间就过了。”

“哪匹马赢了？”

“您也赌马吗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是‘美丽时光’赢了。”

“显然应该是它，我早该想到。”他微笑着挽住我的胳膊。

我们默默地走到了圣雅克街。他时不时地偷偷瞄我一眼，看看我的外形，但我知道，此时此刻他是在想我穿的到底是连裤袜还是长统袜。

耐心一点，我的老好人，耐心一点……

“我带你去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。”

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地方……服务生神态轻松、阿谀奉承地朝他笑笑，一副心照不宣的神态。“先生晚上好哇……（又换了新的呀……哎，我还是喜欢上次那个棕头发的……）先生，还是像平常一样要最里面的那张桌子吗？……向您敬礼，（这些小娘们他是去哪里勾搭上的呀？）……您把衣服给我好吗 好极了。”

他是在大街上勾搭到的，傻瓜。

但事情绝不像我所预想的那样。

他推开一家小酒店的门并把住门让我走前面，一个什么都能看明白的服务生只问了一句我们吸不吸烟。仅此而已。

他把我们的衣服挂在衣帽架上，趁着还没什么的当儿，瞅了一眼我那袒胸露肩的美丽的晚礼服，我明白他不后悔自己刚才刮胡子时由于双手不听使唤而划破了下巴。

我们用球形玻璃杯喝着可口极了的红酒。我们吃着很精美的菜肴，它们搭配得恰到好处，没至于糟蹋我们那玉露琼浆般的美酒。

一瓶 1986 年夜丘产的杰弗雷 - 香贝丹葡萄酒^①。上面有一个穿着天鹅绒短裤的小耶稣像。

男子坐在我对面，眯着眼睛喝酒。

现在我可以更清楚地打量他了。

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开司米圆领衫。一件穿旧了的圆领衫，

法国勃艮第的夜丘是个著名的酒乡，这个著名的村庄只生产红酒，并拥有九个特级葡萄园，比勃艮第其他任一村庄所拥有的特级葡萄园都来得多。这里生产的红酒中最有名的就是香贝丹（Chambertin）葡萄酒，这也是拿破仑最喜欢的葡萄酒。

手肘处有补丁，右边手腕处有一个被钩破的洞。这也许是他二十岁的生日礼物……他母亲发现他有些失望地撇着嘴巴，便局促不安地对他说：“穿吧，你不会后悔的……”说完她还抱着他亲了一下。

他穿着一件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很不引人注目的粗呢外套，由于碰到的人是我，由于我火眼金睛，一眼就能看出这件外套是定做的。在老英格兰裁缝店，当衣服直接从卡普辛的车间里出来时，衣服上的标牌通常要大一些，而当他弯腰去捡餐巾时，我看见了那个标牌。

那条餐巾他是故意弄掉的，为的是搞清楚我穿的到底是不是长统袜。我猜想是这样。

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讲了许多事情，但他从不谈他自己。每次当我用手摸自己的脖子时，他总会忘记自己讲到了哪里。他对我说：“您怎么样？”我也一样，从不跟他谈我自己。

在等着上甜点的时候，我的脚碰到了他的脚踝。

他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，然后又突然缩回去，因为果汁冰糕上来了。

他说了句什么，可声音太小，我什么也没听到。

我们都很激动。

真杀风景。他的手机这个时候响了。

整个餐厅里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到他身上，他赶紧摁掉手机。他这下子毫无疑问糟蹋了许多很好喝的美酒。喉咙因为受到外来刺激而难以咽下食物。一些人噎住了，手指紧紧地抓着刀柄或上过浆的餐巾的褶皱的地方。

这种该死的通讯工具，无论何时何地都会碰到。

粗鲁无理。

他羞愧难当。穿着妈妈的开司米圆领衫，他突然浑身燥热。

他朝那些人一一点头，为自己的行为深感不安。他看着我，肩膀有些下垂。

“真不好意思……”他依然朝我微笑，但好像没那么意气风发了。

我对他说：

“没有太大关系的。我们又不是在电影院。有朝一日，我会干掉某个人。干掉那个在看电影时回电话的男人或女人。当您在报纸上读到这样的社会新闻时，您就会知道是我做的……”

“我会知道的……”

“您看社会新闻版吗？”

“不看。不过，我准备去看，因为这样我就有机会在那里看到您。”

果汁冰糕真的，怎么说呢……真的好吃极了。

振作精神后，我这位迷人的王子在喝咖啡时坐到我身边来了。

坐得那么近，现在他可以确信了。我穿的是长统袜。他感觉到我大腿根处的吊袜带的搭扣。

我知道，此时此刻，他都忘记自己姓什么了。

他撩起我的头发，吻着我的颈子，吻我颈后的小窝窝。

他对着我的耳朵喃喃细语，他说他非常喜欢圣日尔曼大街，喜欢勃艮第葡萄酒和黑茶蘸子冰糕。

我亲他下巴上的小伤口。我一直在期待这一时刻的到来，我要全神贯注。

喝完咖啡，买单，给小费，取我们的外套，所有这一切只是些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，是细枝末节，细枝末节。缠住我们手脚的细枝末节。

我们的心像汹涌澎湃的大海。

他把我的黑色外套递给我，就在这时……

我非常欣赏他的身手不凡，我要向他脱帽致敬了，他的动作非常隐蔽，几乎不露痕迹，真的是计算好了，真的做得滴水不露。他把外套披在我主动奉上的像丝绸一样柔滑的光溜溜的肩膀上，趁着半秒钟的空当斜眼瞄了一眼上装里面的口袋，想看看手机上留下的信息。

我猛然回过神来。猛然之间。

这个叛徒。

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。

你这个坏蛋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!!!

我的双肩这么圆润这么温馨，你的手又离得这么近，就是天塌下来你也不该心猿意马呀！

还有什么比看见我向你奉上的酥胸更重要的呢？

当我期待你的气息吹在我的背上时，你怎么还让别的事情去打扰你呢？

你就不能等跟我上完床后再去摆弄你那该死的破玩意儿吗？

我把我的外套一直扣到衣领。

到了大街上，我感到冷，我好累，心里很难受。

我叫他陪我走到第一个出租车上客站。

他慌了神。

向 SOS 求救吧，小伙子，你不是有那玩意儿吗？

他没有求救。他泰然自若。

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，就像陪一个要好的女友去搭出租车一样，搓搓她的袖子让她暖和一点，一边聊着巴黎之夜。

从头到尾都不失风度，这个我清楚得很。

在我坐进一辆在瓦尔德马恩省上的牌照的黑色奔驰车之前，他对我说：

“哦……我们还会见面的，对不对？我连您住在哪儿都不知道……留个地址或电话号码之类的东西给我吧……”

他从他的记事本上撕了一小截下来，草草地写下了一串数字。

“给您。第一个号码是我家的，第二个是我的手机号码，您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我……”

这一招我早就心里有数。

“千万不要犹豫，随便什么时候，好吗？……我等着您。”

我叫司机在大街街尾放我下车，我需要走一走。

我对着想象中的罐头盒狠狠地踹了几下。

我恨手机，我恨萨冈，我恨波德莱尔和所有的花花公子。

我恨自己的矜持。

身 孕

那些想生个小宝宝的女人真是蠢。真的很蠢。

她们刚知道自己有孕在身，就把爱的闸门开得大大的，没完没了地释放爱意，爱，爱，爱不完。

从此那扇闸门永远也不会关上。

她们很蠢。

她跟那些女人一样。她觉得自己怀孕了。她在设想。她想象着。她还没那么百分之百的把握，但也差不了太多。

她接着等了好几天。等等看吧。

她知道药店里的验孕纸要卖 59 法郎。她记得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用过。

她对自己说，我再等两天，两天后我就做试验。

她当然没有再等。她反问自己，既然我也许，也许已经怀孕了，这区区 59 块钱又算得了什么？既然两分钟就知道结果，这区区 59 块钱算得了什么呢？

59 法郎就可以最终打开那些闸门，因为闸门后面开始有东西在爆裂，有东西在沸腾，有东西在翻滚。她的肚子有些不舒服。

她朝药店跑去。不是平常去的那些药店，而是去了一个更隐秘的别人不认识她的药店。她神态漠然地说，请您拿一盒验孕纸。但她的心里已经扑通扑通跳得很厉害。

她回到家里。她等待着。她要延长这种快乐。验孕纸就在那里，在她的背包里，背包放在进门口的家具上，至于她自己，她有点坐立不安。她控制了局势。她叠衣服。她到幼儿园去接孩子。她同别的妈妈一起交谈。她笑。她心情很好。

她为孩子准备下午点心。她往面包片上抹黄油。她全神贯注。她舔舔舀果酱的勺子。她情不自禁地亲她的孩子。到处亲。脖子上，脸上，头上。

儿子说，妈妈，别亲了，你好烦哦。

她把他放在一箱乐高玩具边，却呆在他旁边不肯走。

她下了楼梯。她试图忘记她的包，可她办不到。她停下来。她拿出验孕纸。

她拿着盒子，心里很紧张。她用牙齿撕掉包装纸。她等一下要看看使用说明。她在那东西上面撒一点尿。然后，她把它装回去，就像装圆珠笔芯一样。她用手握着它，握得暖暖的。

她把它放在某个地方。

她看使用说明。要等四分钟，然后看上面的参照窗口。假如两个窗口都是粉红色的，那么太太，您的尿液里含有大量的HCG（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）；假如那两个窗口都是粉红色的，那么太太，您怀孕了。

四分钟是多么漫长啊。她去喝杯茶，边喝边等。

她用厨房里那个用来煮溏心蛋的自动定时器来计时。四分钟……好啦。

她没有去乱动那个验孕纸。她喝茶时烫到了嘴唇。

她看着厨房里的裂缝，心想是不是可以准备晚餐了。

她不等那四分钟了，无论如何已经没必要了。已经可以看结果了。她怀孕了。

她早就知道了。

她把验孕纸丢到垃圾筒的最里面。她用别的包装纸盖在上面。因为这暂时是她的秘密。

现在感觉好多了。

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她早就知道结果了。

只是为了确认一下。现在好了，闸门都打开了。现在她可以想想别的事情了。

可她再也不会去想别的事情了。

看看一个怀孕的妇女，你以为她在过街，或者在工作，或者在同你说话。你错了。她在想自己的宝宝。

她不会向你承认，但在怀孕的这九个月中，她没有一分钟不在想她的宝宝。

我同意，她是在听你说话，可她不怎么听得进。她朝你点头，实际上她并不在乎。

她想象着胎儿的模样。5毫米，像颗麦粒。1厘米，像只小贝壳。5厘米，就像放在她办公桌上的橡皮擦。四个半月时，胎儿长到20厘米，就像她张开的手那么大。

眼下她的肚子里还是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什么也看不见，然而，她经常去摸肚子。

她摸的可不是她的肚子，而是她的婴儿。跟她摸大儿子的头完全一样。没有分别。

她把怀孕的事告诉了丈夫。此前她想过一大堆可能的方式把这事巧妙地告诉他。

导演一番，注意说话的语调，有双簧管、风笛伴奏的效果……可后来，她没有这么做。

她是在一天晚上熄灯后两个人四条腿缠在一起（只是为了睡觉）的时候把这事告诉了丈夫。她对他说：我怀孕了。他听到后亲了一下她的耳朵。太好了。他回答。

她把怀宝宝的事也告诉了她的大孩子。你知道吗，妈妈的

肚子里有一个小宝宝。是个小弟弟，或者像皮埃尔的妈妈一样是个小妹妹。到时候你也可以像皮埃尔一样推婴儿车。

他一边扯毛衣一边问：他在哪里？怎么还没见到宝宝？

她在书架上翻找劳伦斯·佩尔努写的那本《怀孕指南》。那本书已经翻旧了，她把它借给她的弟媳和一位好朋友看过。

她马上就去重新翻看插在书中间的图片。

那一章的内容是“胎儿出生前的图片”，从“被精子包围的卵子”到“六个月胎儿吮吮手指”。

她仔细观察那透明得可见血管的小手，还有眉毛。在有些照片上已经可以看见胎儿的眉毛。

然后，她直接翻到《我何时分娩》那一章。那里有一张图表，可以知道预产期（“黑色数字为月经的第一天。彩色数字为大概的预产期。”）

那么我们这个宝宝是在 11 月 29 日生。11 月 29 是什么日子？她抬起头，看着挂在微波炉旁边的日历... …11 月 29……11 月 29 号是农神日。

农神，那可是另一码事！她自言自语地边说边笑。

她把这本书丢到了一边。她不大可能再去翻它。因为接下来的章节，怎么加强饮食营养，背部疼痛，孕妇面部黄褐斑，妊娠纹，怀孕期间的性生活，孩子是否发育正常，分娩要做哪些准备，阵痛，等等，所有这些，她都觉得有些好笑，或者不如说她不感兴趣。她有的是信心。

每天下午她都感到疲倦嗜睡，一日三餐都吃橙黄色的醋腌小黄瓜。

在满三个月前，她要去妇科医生那里做第一次必要的产检。要验血，填写保偿文件，开具给雇主的怀孕证明。